




# 太阳黑子

须一瓜 著

你也许阅读过千百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 
但未曾有一次罪后的忏悔  
如此漫长 如此细碎 如此无望 如此令人悲恸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太阳黑子

须一瓜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阳黑子/须一瓜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0. 4

ISBN 978-7-5321-3814-2

I. ①太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8555 号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封面设计: 徐 婕

太阳黑子

须一瓜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320,000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814-2/I·2925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女童的三个爸爸 / 1
- 第二章 命运露出狡诈的笑脸 / 32
- 第三章 模糊的指纹 / 63
- 第四章 你别动她脑筋 / 90
- 第五章 寂寞而明亮的教堂 / 118
- 第六章 窃听的眉目初现 / 162
- 第七章 秘不示人的小本子 / 194
- 第八章 男人的花 / 239
- 第九章 铁三角的温度 / 287
- 第十章 吸毒鬼一样的师傅来了 / 321
- 第十一章 大榕树的胡须 in 飞扬 / 355

## 第一章 女童的三个爸爸

### 1

月光灰蒙蒙地照在黑色海滩上，最明亮的那一阵子，还不如一些夜泳的女孩的身体皎洁闪耀。今天的潮水是二十一点，所以，环岛路沿路海滩，夜泳的人很多。因为夜色掩护了天空的变脸，等游泳的人们感到海水、天水忽然密集交混，才恹恹地扑爬上岸。海滩上响起一片被雨打烂似的、此起彼伏的呼应声。

高高的海岸线上，环岛路蜿蜒。三个男人闯过红胶质的人行道，拉开刚停在黑色车道上的一辆蓝白色的士。的士司机本是为披着浴巾的两男一女停的，女孩挥动她的蓝黄泳圈招车。但是，三个男人抢步而入。大雨中，看不清楚他们之间有没有争辩，但从车里可以看出，三个男人的动作是不由分说的，透着一股暴戾之气。坐在的哥旁边的人，光着膀子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大而短的肉鼻子下，三角形的鼻孔非常大。后面的两人，分别穿着一白一黑的背心。三个人肯定不是从海里上来的，一进空调车，一股浓重的汗酸气扑鼻。

北站货场。赤膊眼镜说。

的哥伸向空车牌的手，迟疑了一下。那个地方偏僻，有经验的夜班司机都不愿意跑。仿佛要打消的哥的顾虑，赤膊眼镜说，取个货，还坐你的车回来。

的哥翻下了空车牌。一听就是闽北乡音，的哥并没有心情去套近乎。

车里交通电台还在报告新闻：……一周以来，全省交巡警部门，加强卡口盘查堵控，使“猎鹰”的追逃行动，取得显著成效。11月7日上午，闽东交巡警德林中队民警在高峰卡口设卡检查时，通过对一辆过境大客车上乘员信息的比对，当场抓获闽西籍网上爆炸杀人的在逃人员杨建国。11月8日下午……

赤膊眼镜伸手把广播关了。

后座一个声音说，关什么，我爱听。

……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追逃热线不断，警方每天都能接到数十条群众提供的线索，根据这些线索已抓捕逃犯二十二人。目前警方已向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信息员兑现了奖金近两万元……

的士在夜雨中行驶。车内没有人说话。……截至7月25日，全省警方在“猎鹰”追逃的三十天里，共抓获在逃人员一千多名，其中公安部A级、B级通缉在逃人员各一名，省督在逃人员四名，命案在逃人员六十一名……

后面有人很突兀地笑了一声。

的哥瞄了一眼后视镜，看不出是谁在笑。他心里阴沉起来。车外雨雾茫茫，大雨丝毫没有减弱，雨刮器在疯狂地刮刷，弄得人更加心绪不宁。车子在骤然积水的低洼路面上行驶，天地间只有跌宕起伏的惨

白车灯。早就过了环岛路的延伸地段，路面越来越颠簸，也越来越窄，再前面就完全没有路灯了。的哥后悔自己一念之差：这个地段，就是青天白日，也最好不要来，好几次抢劫的士都发生在这一带，有个司机死了，车也被抢走了。

北站货场已经开过，赤膊眼镜却一直说，就在前面！再前面一点就是！

已经完全没有路灯了。大雨迷蒙中，车外是采石材工地、杂树林，要再开过一大片木麻黄林，才有个小渔村。那里正在兴建跨海大桥。如果要去那个地方，根本不必走北站货场的路。的哥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。

后面那个声音说，慢点，我有点认不出那个路口了——慢一点！——喂！听到没有！叫你慢一点！那个家伙突然吼了起来，的哥车速已经减到十五公里。的哥已经肯定这三个人都来自闽北，只有那里的人，才有这样平直舌头的地瓜普通话。他感到后面有人动他右肩，与此同时，一根软钢筋一样的细绳子，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。还好他手快，左手插在脖子与绳子之间，能感到后面的家伙非常有力气。失控的车子，在雨中扭动，几乎打横在路半中。赤膊眼镜把手杆推向停车挡，并狠狠拉起手刹，然后，对的哥上下搜身。的哥喘息着挣扎说，松手！我配合啊……

没有人回答。赤膊眼镜用匕首打他的小腿，示意的哥脱鞋。那人把的哥的鞋倒出来，一只一只地搜看了鞋，随后掀起了驾驶座的踩脚垫子，果然，靠变速箱这边，脚垫子下藏着一叠钱和一本存折。赤膊眼镜把钱和存折往后面递。身后的人说，密码。

的哥指着勒绳，艰难地出声：让我……想想……太紧了。后排的人稍微松了点。的哥大口喘气，身子也直正了一些，呃，的哥咳嗽着，不是说了，都拿去嘛，咳咳，妈的手这么重，密码是……88……08……

赤膊眼镜的一把匕首，一下扎在他右小臂上。的哥也没有觉得痛，但是血出来了，在流淌。这时，前方白团团的，对面似乎有车灯在大雨中驶近，后座一只手，一下把的哥头上的棒球帽推盖在他的脸上。显然是不愿交汇时的灯光，让的哥看清他们的脸。的哥也配合地不转动脑袋，这表示他们未必想杀他。然而，两辆交汇而过的三菱吉普，开过七八米，竟然顿了顿，快速后退。出租车却来不及启动，两辆三菱吉普已经别住了他们的车。三个乘客目瞪口呆，还算反应快，他们立刻松绳收刀，帮的哥帽子复位。的哥一睁眼就看到，四名穿雨衣的人跳下吉普，他们手上的强光手电在黑浑的雨雾中雪亮得像白棒子。

有人开了车门，一声大喝：警察！怎么回事？！

的哥把棒球帽捂在流血的小臂上，对着警察微笑：没事，找不开钱呢。

车前的两名雨衣人，都狐疑地转着脑袋，看看左右身后地界，显然，这怎么也不像是个下车的地方。的哥说，算啦算啦，你们都下吧，钱我不要了！快下！

三个人立刻拉开车门，的哥后座那个，慌忙之中，竟然去拉封死的左车门。的哥说，对不起，只能右边下客啊！那家伙又赶紧从右边蹿下。三个人中有个人说了声谢谢，声音在风雨中听起来抖抖索索。一下地，他们躲雨似的拔足狂奔。

两名雨衣人的手电照着车，又追照那三个极速飞去的身影。



的哥笑着，谢谢警官费心！那几个其实是我没出息的老乡，本来就不太想付我钱的。总是能蹭就蹭，吵也没用。

的哥微笑着，发动汽车。一名雨衣人用脚，替他把车门使劲甩上。大雨中，那辆蓝白色的的士，疾驰而去。四名雨衣人走向自己的三菱吉普，忽然，两人收足站住，互相看着。

不对劲！那司机脖子上有血痕！

那个压在手臂上的帽子，好像也是……

车里有个人喊，查到什么？怎么有人在这里下车？！

两车的警员都反应过来了，很显然，他们刚刚错过了一个疑窦丛生的瞬间。

两辆吉普立刻掉头追赶的士，但是，茫茫大雨中，早就没有那的士的影踪了。没有一个人记住那个车号，也不怪他们，他们今天的主要目标是追逃，是“猎鹰”行动中，设卡盘查回来的路上。既然是乡巴佬们愿打愿挨，人家不报警你也毫无办法。

最后，一名警员说，说不定把他们的身份证号，上网一验，全他妈逃犯！

一车人大笑。

## 2

晨雾渐散，五老峰的两山之间，天界寺的琉璃瓦上，镀了一层浅金色的阳光。但山阴中的树丛和巨石间，还笼罩着淡淡的山岚雾气。寺

庙后山，一条狭小的石阶，在灰色岩石和绿色的植被下，向山下曲折延伸，连接着半山腰的一栋青石小楼。石屋旁的岩石下，披拂着密匝匝的三角梅，紫红色、香槟色、火红色、白色的花，竞相开放。

石屋外，一个五十来米见方的青砖小院。院门口两扇腰高的木栅门半开着，对着下山的石阶。两个男人和一个四五岁的黄绸裙女孩站在院门口，小女孩企图把她的小皮鞋头塞进木栅门的栅栏缝里，要身边的灰衣男子推送。灰衣男子弯腰帮助小女孩，旁边的高个男人一把拽住了她的手，一指门柱上锈蚀的蝴蝶片说，摔下去你就滚下山了！

小女孩生气地甩开他的手，我不要老陈！

女孩跺脚作势要灰衣男人背。灰衣男人蹲下背起她。他们先下石阶了。

石屋二楼窗边，低垂的窗帘下，露出一副望远镜，它一直对着院门石阶上的两个男人。窗帘后面一个穿栗色丝薄睡袍的斯文男人，脚下坐着一只安静的沙滩色狐狸犬。这是独居的房东卓生发。

望远镜镜头里，小女孩扭身冲着石屋大叫：道爸爸——快点呀——

一男人锁门而出。一头扎眼的花白头发，和他看上去肩宽腿直的结实身形很反差。他脖子上还有一圈暗紫红色的勒伤痕迹，右手小臂还包扎着黄纱布。几个人往山下而去。小女孩已经忘了刚才的不快，在灰衣男人肩上不断去抓沿途的鱼尾葵叶、榕树气根。石屋窗边，房东不断调整着望远镜的焦距，直到镜头里三个男人和小女孩彻底消失。

下山的石阶有二三十米长，山底是开阔的、小草丛生的废旧铁轨通过的大坪。拐下一个大长坡弯，就是水泥大道，再往下，就是连接车水

马龙的大街了。高个的男人和头发花白的男人，一直走在背小女孩的灰衣男人后面。

出来一趟太麻烦了，高个男人说，如果单是尾巴的生日，我真不想进城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，你要能心安，你就试试。

高个男人说，怎么试，扯淡。

花白头男人：没人强迫你。反正你也这么做了十三年了，你觉得可以心安就行了。

尾巴最近老是喘气，稍微一动就蹲下，要人背——高个男人换了话题，你说，她怎么生日就刚好是这一天呢。花白头男人说，问你姐姐去。

生辰就写在抱她的小童毯子里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高个男人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，说，每年这一天，我都觉得很诡异。昨天又是一夜难眠，鱼排底下往上吹的风，特别阴冷，刀似的，根本不是这八月的风。

两人无语。一前一后，向山下走去。

三个男人和小女孩下了公共汽车，进了植物公园拐角的一家麦当劳餐厅。玻璃门内，一个戴着戴胜鸟头饰的迎宾女生说，呀！这么漂亮的小朋友啊！

尾巴说，我要放生日歌！像上次一样，让大家都听到陈杨辛小朋友生日快乐！

戴胜鸟笑起来，好的。是预定的对吗？来，这边请！

三个男人，只有花白头男人有轻微的笑意，另外两个都没有表情。被引到座位落座后，高个男人蹲下去给小女孩重系了松散的鞋带。戴胜鸟笑吟吟地说，等妈妈来再放生日快乐，是吗？她指着高个男人说，

这位是爸爸吧。高个男人做了个模糊的表情，尾巴站起来说，他是老陈！这个是道爸爸，这是我小爸爸——看！道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！

尾巴把背上的卡通书包使劲转到胸前，说，小猪班比！我妈妈被台风刮走了。要等再有那么大的台风的时候，她才能回来。

戴胜鸟反应不过来，她似乎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孩子的玩笑。灰衣男人用指头嘘尾巴，表示她的话太多。高个男人说，赶紧点吧，我们还有事。花白头的男人也在看表。

黄裙女孩极漂亮，服务生都伺机过来逗她。餐厅里回荡起生日快乐的歌。戴上了小寿星帽的小女孩，被领着和好多个小朋友一起跳圆圈舞。几个女服务生不时在偷看三个男人。三个男人沉默的表情，和小女孩活泼欢快的表情不太协调。但是，她们看得出，三个男人很疼小女孩。

三个男人低声交谈着，不时拿眼睛看跳舞的黄裙小丫头。

灰衣男人看着花白头男人的伤手说，没事了吧。

花白头男人摇头，表示没事。个高男人低声说，其实，当时你跟巡警说，他们抢劫了你，我想也坏不了什么的，钱和存折还丢不了。

也许吧。可是一趟趟做笔录也未必是好事——花白头男人转向灰衣男人，什么叫 A 级、B 级通缉令？

灰衣男人说，好像是案件的严重程度、通缉速度和悬赏金不同吧，A 级一到，十二小时内通缉令将传到各警种、各基层。去年开始实行的。A 级悬赏金不低于五万，B 级不少于一万吧。

小女孩跳了一小会，便气喘吁吁，还蹲下了两次。离她最近的花白头男人，过去把她抱了回来。一个给小女孩送生日气球的服务生发现，

她一走近那一桌，三个男人都沉默下来。倒是小女孩大声说了谢谢，花白头男人笑了笑。

直到他们带着孩子出门，几个女服务生还在悄悄议论，到底谁是孩子真正的父亲。

如果是周末节假日，植物公园会有很多的本地和外地游人，但因为是个平常的日子，加上小雨霏霏，公园里人影稀疏。三个男人牵着拿着生日气球的孩子，进了湖边西北角的望鹤亭。亭外，一边是密植的金丝竹，一边是花叶良姜和鲜红欲滴的美人蕉。花白头男人从随身帆布兜里，拿出了几支香、小香炉，并在小香炉里倒上米。高个男人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旅行茶杯，这是之前在餐厅新泡上的，他还掏出了一小瓶酒，倒在一个纸杯里。灰衣男人和小女孩在折纸。这也是餐厅送的生日礼物。

花白头男人点上三支香，对着西北方向垂首静默良久，然后地把香插在小香炉上，随即，高个男人也点了三支香，对着西北方向。他合掌闭眼，久久不动，香烟在掌上缭绕。亭外扑来的风，一阵阵把霏霏细雨送上他的脸，他一动不动，眼睛也不睁开。花白头男人看着他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抽烟。

湖水一隅，荷花在残枝败叶中嫣然竞放，鹭鸟低空飞翔，在寻找荷叶缝隙里的游鱼。一个像是搞专业摄影的男人，不断变换身姿，在拍摄细雨中的一枝深紫色莲花。

高个男人把香插进香炉，灰衣男人就起身了。他也点了三支香，鞠躬祈拜后，他膝头一软，跪了下来。他的鼻子，抵着夹着香的合掌，袅袅轻香就像在他额头上腾起。他跪了很久，看不出究竟是细雨潮湿了他

的浓重睫毛，还是烟熏得眼角湿润。另外两个男人并不看他，他们在各自对着湖水抽烟。

拿着折了一半的纸鹤的小女孩，站在跪地的男人背后。等得久了，小女孩敲了敲他的背：可以了嘛！灰衣男人起身把香插进小香炉中。小香炉里面，有了九支香。

拍摄莲花的男人，把镜头转到了亭子这边，三个男人很自然地都转身，背对着他。

灰衣男人说，上次我说的那个姓伊的，知道那件事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，哪个？

灰衣男人：去年底调来的那个警长。我不是告诉你们过，他一来就听出我的闽北西陇口音，马上就跟我说那事，说他当时还是实习生，那是他经历的第一个灭门大案；昨天半夜，我们忙完后一块遛哈修，他又说起那件事。他说他印象太深了。

高个男人：他说什么没有？

灰衣男人摇头。他深吸了一口手里的烟，然后把红烟头直接在手指上捻灭了。

九支香，渐渐烧到头了，花白头男人开始收拾香炉等物品，他说，我倒记得有次你说，他待你不错。好像很赏识你是吧？那你也别多心，好好干就是。我得走了，交班时间差不多了——你带钥匙没？他问灰衣男人。

灰衣男人掏出一把钥匙，看高个男人，说，比觉你还要不要回石屋？

高个男人：算了，我带尾巴去个书店，直接回岛上了。这一天过去了。



那么安然，你真的什么都听不到吗？你的听觉比我好啊！在我大汗淋漓醒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能睡得那么香？难道那些声音，那个孩子在烟海里的呼叫，你都听不到？

我还以为搬到山上，就可以安眠了。原来不是这样。

那个带着小姑娘的高个子，又来了。他到底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每次都来去匆匆？

### 3

一辆蓝白的出租车在高架桥上行驶。到桥下，它就加进了堵车行列。车内，一前一后两名乘客心急如焚。坐在驾驶座的花白头男人，拿起手刹边的大矿泉水瓶，慢慢喝水。车流堵得几乎不动。副驾座的乘客指着挡风玻璃前插的“上岗证”说，我记着你的名字，杨自道！今天我赶不上飞机，绝对投诉你！

的哥旋着瓶盖说，之前我就告诉你，这个时段这里很堵啊。

前排乘客：你那么轻描淡写，我们哪里知道会这么严重！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赶飞机？！你看这计价器，一直在跳，跳的都是你的钱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小算盘！

的哥一笑，说，你误会了。现在下班高峰期，我随便拉一个，都比你我耗在这里堵着赚。当时我要强求你听我的，不看到这里的实际情况，你一定会认为我骗你绕路。

前排乘客：你还一路打手机，自然开得慢，不然我们早错过这个堵



车点了！的士司机怎么可以边开车边打电话？

对不起，的哥没有了笑容。他说，我们家小丫头忽然晕倒了。今天她生日呢，我很担心。后排乘客：好啦老四，别把火气撒师傅头上。让他专心开车吧——师傅你女儿现在怎么样了？的哥说，她爸带她先回家。应该没事吧。前排乘客说，搞半天是别人家的小孩！真他妈该急不急！

的哥没有再说话，他专心看着车外，他注视着窗外华灯渐起中的不太流动的车流和奔忙的交警。阻滞的车流终于松动起来。看得出，的哥杨自道的车技相当好，轻巧的起步提速，灵敏的左闪右避，一瞬间工夫，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优越领跑。

这车开得好。师傅，开多少年了？后排乘客说。十多年了吧。的哥说。

你有多大年纪了？

奔四啦。

这头发就白了！辛苦啊。师傅一个月能挣多少？

还好了。夜班多一点，节假日也好赚一点。

到底一个月能挣多少？前排的客人说。

三千多，有时四千吧。

我以为起码四五千呢！

哪能呢，你算算，一个班跑三百上下，四五百也偶尔有，一个班要给车主缴一百四五十的租金，当天缴，再扣掉油钱，一百多，饭钱，你看还剩多少？有时我们连两百五的本钱都赚不回，跑一夜只有六七十元也正常啊。